

ZHONGCHAO CAILU · YANGZHISHUI SHUHUA ZHONGCHAO CAILU · YANGZHISHUI SHUHUA ZHONGCHAO CAILU · YANGZHISHUI SHUHUA

# 终朝采绿 / 扬之水书话



浙江人民出版社

ZHEJIANGRENMIN  
CHUBANSHE

今人书话系列

丛书策划 绿林书房  
责任编辑 蒋 恒  
责任校对 韦 伟  
装帧设计 池长尧

终朝采绿——扬之水书话

扬之水 著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排 版 杭州天天电脑信息  
处理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印刷集团公司  
装 订 长风纸制品厂  
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

---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7  
插 页 4  
字 数 161 千  
印 数 1—10000

---

版 次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7 年 7 月第 1 次

---

ISBN 7-213-01532-X/G·382

---

定 价 11.20 元

# 今人书话

## 介语

谈书的文字古已有之，此者如今归之“书话”，而古时多属目录校雠之学。汉代刘向父子受命校书秘府，著为《别录》、《七略》，其后班固据以纂成《汉书·艺文志》，此乃官修书目和史志书目之开端。三国两晋而下，迭更丧乱，而图籍著录屢代不废。如郑默之《中经》，荀勖之《新簿》，皆有创获。唐初修《隋书》，有《经籍志》之作，玄宗时又有《群书四部录》，至此官修书目已蔚为大观。私撰目录肇始于南朝齐梁间，王俭撰《七志》，阮孝绪撰《七录》，总集众家名簿，补苴官目之缺，堪为书林佳话。王、阮志录群书，非仅津逮来学，更以惟书是癖之雅趣启染后世文人。延至宋代，私家刻书、藏书风气大盛，各种书目著录相率而出，亦为一代雅事。举其要者，首推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二志。其后明清两代，书海泛滥，此类著录便是不胜枚举。而书目之外，至此又有书跋集录一路，如毛晋《隐湖书跋》、钱曾《读书敏求记》、王士禛《渔洋书跋》等等，较之前者更见读书人之心得和情趣。

由志目而为题跋，而为近之书话，著述体裁之递相嬗变，盖因风气所使，古今文人心性不同耳。古人著录图籍，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要旨，惟于版本、目录一节用功良多。近世以来，文人觉于时势，书里书外，触处皆是文章，故援笔之际，或于义理辞章道及风俗人心，或由掌故佚闻寻绎精神趣味，论列书事亦多有感而言，缘事而发。近人叶德辉撰《书林清话》，虽云旨在考述刻书源流与校勘家掌故，字里行间亦自有传薪之意，又痛慨“秦火胡灰之厄”，心事意气在在可见。

《书林清话》之前，有叶氏族入叶昌炽《藏书纪事诗》一作，哀录藏书家遗事，亦未尽是书斋之语。此二书，自书目、题跋之外另辟一途，可谓书外言书，文字式样显然更趋自由。如今“书话”之体，通常以为由清人书跋发展而来，其实叶昌炽、叶德辉这类摭谈诸般书事之文字亦是一处来源。唐弢先生在其《书话》初版自序中说过，他本人的书话写作就汲取了《书林清话》的一些特点。不惟其一者，但看三四十年代出现的许多书话，像阿英、郑振铎、周越然诸先生的作品，都是兼具前人书跋和书事笔记性质。至于今人之书话作品，则又不同于前人，其中版本目录色彩愈益减褪，而更为注重书里书外之掌故、事略、情致、意境等等，且不乏针砭时弊之笔。读书人掩卷思道，抚今追昔，激扬文字，厥有斐篇。此者见性见情，更见时贤用世之心。

自八十年代后期以来，书话之作大行其道，与日渐繁盛之学术随笔互相辉映，已是一种引人瞩目的文化景观。当然，今人书话仍还不同于一般的学者散文，较之后者它含有更加浓厚的书卷气息，大体不离书本或书人书事。在出版事业日益繁荣、书籍流布十分便利之今日，此类文字备受读者欢迎亦自必然。其实，书话之风靡今日，亦正体现了学术文化由书斋弥散社会，由学者播于民众的现代精神走向。

浙江人民出版社向以繁荣学术、积累文化为己任，于书林诸事亦多有用心，以往曾出版《两浙著述考》、《浙江藏书楼》等书，为读书界所看重。今届，该社又拟系统出版今人书话，委托我辈策划其事。我辈不才，幸赖海内学者书人鼎力相助，俯仰之间已初具规模，且精华所聚，可读可赏，或可谓之今世之书林佳话也欤。

绿林书房  
一九九七年六月

# 序

书话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大概并没有一个特别的规定。谈书品，谈版本，谈书的作者，谈书的主人，谈书的流传，谈由书中内容引发的感悟，或者只谈自己对书的爱与不爱，都可以算作书话。书话的作者尽可以兴趣博杂，思绪驰骛；不必求通贯专精，不必求语语中的，不过于会心之处，掩卷一笑，落墨数行——清清浅浅中，泔泔漾漾，是心与心的遇合与交流，书，便在“书话”中，有了一种特别的生存状态。总之，书话是书评中的别体，它是读书人之间的谈话，清茶一瓯，对谈忘倦，人与书、书与人之间的恩怨际遇，便在这轻松自由中缓缓流泻。

山泉不想影响谁，而使人心旷；清风不想影响谁，而使人心怡。扬之水的毫端私语，尽管从古说到今，从地球的东头说到西头，却无处不流露自己的幽思，描写自己的遐想，泠泠琮琤，情真意切；兴观群怨，听之由之，其可读之书耶！

孙 机

丁丑三月上巳，晴窗下

【今人书话】 1

# 目录

序	1
---	---

---

## 终朝采绿

---

墙外见花寻路转	3
万物总关情	7
彩笺难续笙歌梦	10
添几点、豆花雨	15
读《百话》之一	18
难得平常	21
书外品	24
知多少芳心苦恨	28
此老能存坦白心	38
风波不信菱枝弱	44
妙处难与君说	47
晴空雁影一行书	50
乐园鸟	53
世间已无林徽因	57
此情可待成追忆	59
不求解渴的酒	62
酒外人语	65
寻常茶话	67
书香	69
画里画外	72
依旧野花野菜	75

青琐窗里的光和影	77
寻找智慧	82
“洗发膏”及其他	88
“有意味的没意思”	92
世纪初的“开心果女郎”	96
闲话	101
《山书》	110
“文人相轻”	113

---

### 如翬斯飞

---

建筑中的历史	119
泊定在土地上的船	125
尘封的舞台	130
走向新建筑	136
对于惶惑的惶惑	143

---

### 一苇杭之

---

一个哲学寓言	151
《黑夜与白天》	155
冰地的火	161
一个破碎了的梦	169
纯净与纤丽的世界	174
将思悬车散发时	182
虹有两只脚	185
灶头鸟的歌	188
雪融艳一点	191
乡下佬中的但丁	195

都市里的土著	198
高山上的石头	201
强烈的色彩与静默的心灵	204
伦勃朗的光	207
人性的见证	210
后记	213



---

◇ 终朝采绿

【今人书话】

---



## 墙外见花寻路转

罗忼烈先生的《周邦彦清真集笺》一九八五年春初版于香港，辗转求得，已在七年之后，真是相见恨晚了。

周邦彦的诗好，文亦好，却终被词名所掩，人们爱读的，仍是他的词。清真词的选本、校本、笺注本，古的不说，今人所作，也就不少，而《集笺》犹自有其独胜之处。

清真词的特点，是以极为精致的曲调与字句来安排委婉凄艳的故事，取景又皆从寻常日用中来。前人下以“质实”两字断语，可谓确切，即不仅有时间，有地点，有人物，有过程，而且连场景道具的描写，也都真切实在。《集笺》于此，特具深心。其他注本轻易放过的，《集笺》每每详加征引，笺释求详。如《庆春宫》中“偏怜娇凤，夜深簧暖笙清”，陈元龙本句下无注；有人作周词赏析，解此句云：“她拿着一支笙吹奏着，气息温暖了簧片，发出清亮的乐音”；《集笺》则援周密《齐东野语》：“赵元父祖母齐安郡夫人徐氏，幼随其母入吴郡王家，又入平原郡王家，尝谈两家侈盛之事。……只笙一部，已是二十余人，自十月旦至二月终，日给焙笙炭五十斤，用锦熏笼藉笙于上，复以四和香熏之。盖笙簧必用高丽铜为之，施以绿蜡，簧暖则字正而声清越，故必须焙而后可。陆天随诗云：‘妾思冷如簧，时时望君暖。’美成乐府，亦有‘簧暖笙清’之语……”，以宋人语道宋人事，自觉可信。笙之簧必暖而后声清，已见于庾子山的《春赋》“更炙笙簧，还移箏柱”；

唐诗中也有不少描写，如杜牧《寄李起居四韵》：“凤管簧寒不受吹”；秦韬玉《吹笙歌》：“纤纤软玉捧暖笙”；李群玉“银笙冻不流”，题云“腊夜雪霁，月彩交光，……命家仆吹笙数曲……”，亦雪霁夜寒，笙簧冷而难发声也。但若非郡王之府，当无日给焙笙炭之侈盛，则周词曰“华堂旧日逢迎，花艳参差，香雾飘零”（香雾或即“四和香”之熏然也），想必不是寻常府第，故虽“眼波传意”，却终“恨密约、匆匆未成”，徒为当时一饷留情的“顾曲周郎”种一段无尽相思。亦信词人未肯轻下一笔也。

再如《浣溪沙》：“宝扇轻圆浅画缁，象床平稳细穿藤。飞蝇不到避壶冰。翠枕面凉频忆睡，玉箫手汗错成声。日长无力要人凭。”对“飞蝇不到避壶冰”句，陈元龙本仅注“鲍昭云清如玉壶冰”，而《集笺》则详解道：“鲍照《代白头吟》：‘直如朱丝绳，清如玉壶冰……食苗实硕鼠，玷白信苍蝇。’冰气寒，故蝇避之。梅尧臣《韩子华遗冰》云：‘开盘一见水玉璞，置坐百步无青蝇。’亦同此意。”而这里可以为《集笺》作补充的，是元人刘贯道的一幅《消夏图》：芭蕉荫下，画屏一边，一子手点拂子，袒胸赤足，背倚隐囊，斜凭“象床”；“象床”旁边，则一具矮几，几上一个海棠花口的大冰鉴，里边堆了格格棱棱小山样的冰；两位女子一掌扇一抱衾，嫣然玉立。（见《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5·元代绘画》）想彼时既无电扇，亦无空调，则置冰于室，祛暑兼驱蝇，又不与自然隔绝，周氏词笔与刘氏画笔合成的一幅避暑图，不令人顿生好古之心么？

既专意留心于场景中的道具，便觉笺有未尽者。如《丁香结》中“宝幄香缨，熏炉象尺”，笺曰：“温庭筠《织锦词》：‘象尺熏炉未觉秋，碧池已有新莲子。’”而“象尺熏炉”语本出自《西京杂记》：“天子……以象牙为火笼”，象尺，即象齿也。又《秋蕊香》“问知社日停针线”句，笺引张籍《吴楚歌

词》、杜甫《燕子来舟中作》、晏殊《破阵子》，却犹嫌未尽其意。社日是自三代迄南宋数千年间行之不替的盛大节日。宋人之社日诗有：“树下赛田鼓，坛边祠肉鸭”（梅尧臣）；“社日取社猪，爇炙香满村”（陆游）；“社下烧钱鼓似雷，日斜扶得醉人回。青枝满地花狼藉，知是儿孙斗草来”（范成大）。是可概见当日盛况之一斑。社日妇女除停针线外，还有归宁之俗（见《梦华录》）。解此，再读清真词：“乳鸭池塘春暖，风紧柳花扑面。午妆粉指印窗眼，曲里长眉翠浅。问知社日停针线，探新燕。宝钗落枕梦春远，帘影参差满院。”则“社日”两字原在点出背景：如此箫鼓喧阗，女子尽欢之日，平康曲里，寂寂院落，惆怅芳心，却一无所托。开眼春色撩人，合眼却春去愈远，其中意味，岂不深长？可谓不著“风流”，尽得“风流”也。

人谓美成词多用唐人诗句隐括入律，浑然天成（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陈元龙注本已为拈出数十处，不过时有舛误。今《集笺》间采陈注，又为之一一厘正，且作了许多补充，但仍有几处小小的遗漏，如《意难忘》“私语口脂香”句，笺引《花间集》顾夔《甘州子》“山枕上，私语口脂香”，而白居易诗有“暗娇妆靨笑，私语口脂香”（《江南喜逢萧九彻因话长安旧游戏赠五十韵》）；又《塞垣春》“玉骨为多感，瘦来无一把”，语出玉溪诗“玉骨瘦来无一把”（《偶成转韵七十二句赠四同舍》）；又《尉迟杯》中“渐日晚，密霭生深树”，当从杜牧《题扬州禅智寺》“暮霭生深树”句化出；又《还京乐》“愁妆照水”一句，乃隐括温飞卿《春晓曲》“衰桃一树临前池，似惜容颜镜中老”句意。其实又不仅唐诗，如《庆春宫》中“花艳参差，香雾飘零”，似即化用沈约“氛氲非一香，参差多异色”（《芳树》）一联（陈元龙本句下注引韩诗、杜诗，未切）。

《集笺》附有引用书简目，大便检索。但阅后有一点小疑，如第五四三页：“花草粹编，明陈耀文辑，清刊本”，按《花草粹编》有明万历刊本（民国间据以影印）及清咸丰金绳武活字印本，未闻有清刊本；又第五四六页：“词絮，清先著，上海世界书局一九三二”；按清先著所辑为《词洁》，上海世界书局版《词絮》系近人刘麟生所编。

自然，《周邦彦清真集笺》（书名“周邦彦”三字似不必），是同类著述中之杰出者，如对词人行年及词事的详细考订，对前人传闻之误的辨析，等等，其学术之伟力非浅学所能道及。作者“卷首语”中写道：“此书旨在提供研究材料”，固为自谦之辞；但云“编写时间前后只一载”，“又复于讲授之余，抽暇为之”，当为实情，则若非积学有余，断不能成此一编。清真词曰“墙外见花寻路转”，我便墙外寻花，却终未能循径而入也。

《周邦彦清真集笺》，罗忼烈笺注  
三联书店香港分店一九八五年版

## 万物总关情

《花外集》作者王沂孙，生前无名，身后无传，诗文尽佚，连生卒年也难查考。本集校点者吴则虞先生所作《王沂孙事迹考略》，与甫归道山的黄贤俊先生所作《王碧山四考》（四考即生卒考、未仕元考、遗诗佚词考、朋辈考，详见《词学》第六辑），怕是钩稽汇录碧山事迹最详的考证文字罢。因此，能够成为“不朽事”的，就止《花外集》中的六十余首词了。

碧山受到特别的推重，是在清代。评者以他的“感时伤世之言，而出以缠绵忠爱”，而将之目为“诗中之曹子建、杜子美”；（详见《白雨斋词话》）近人有颇不以此论为然者，乃以辛稼轩、文文山的大声镗鞳作反衬，说他不过是向隅悲吟，实不足道。研究者又以他的咏物词有无寄托，以及哪一篇有寄托，寄托者为何，而持论不一。凡此种种，都是别存一种怀抱，就单纯的欣赏而言，原可不以为意。倘若觉得不晓其中“微言大义”，便无法见出词作好处，那么《蕙风词话》中的一段文字似可作度人金针：“词贵有寄托。所贵者，流露于不自知，触发于弗克自己。身世之感，通于性灵，即性灵，即寄托，非二物相比附也。横亘一寄托于搦管之先，此物此志，千首一律，则是门面语耳，略无变化之陈言耳。于无变化中求变化，而其所谓寄托，乃益非真。”我以为碧山词特具一种“感发的生命”（叶嘉莹语），即是缘其情真、意真，直是抒写性灵语。即使“思索安排”的功夫，也并不见丝毫匠气。

一襟余恨宫魂断，年年翠阴庭树。乍咽凉柯，还移暗叶，重把离愁深诉。西窗过雨，怪瑶珮流空，玉笋调柱。镜暗妆残，为谁娇鬓尚如许。

铜仙铅泪似洗，叹携盘去远，难贮零露。病翼惊秋，枯形阅世，消得残阳几度。余音更苦。甚独抱清高，顿成凄楚。谩想薰风，柳丝千万缕。

这一阙常被人称道的《齐天乐·蝉》，最能见出词人性情。说它暗刺元和尚盗发会稽帝陵事，固然不错，但若仅以此论，犹觉浅了也。想当日赋蝉一阙，作者八人，寓意原是一样的，独碧山此作为人传唱最著，当以其字字皆写心之语，得事外见人之妙，“寄托”尚在其次。检《花外集》诸作，正所谓“无处不凄凄”：春寒料峭之时，“最难禁、向晚凄凉，化作梨花雨”；花事繁盛，却“漫凝伫，念昔日采香，今更何许？”秋声淅淅之际，“正老耳难禁，病怀凄楚”；而朔雪飞花之日，更“向山边水际，独抱相思”。一编读竟，不见一语言欢快，直是一腔悲慨没个安排处，“解愁人、惟有断歌幽婉”。此等胸次，此等性情，此等思致，适由咏蝉一阙道得分明。“病翼惊秋，枯形阅世，消得残阳几度。余音更苦”，洵为词人自家写照。张炎谓碧山“琢语峭拔，有白石意度”，我意以思笔妙绝来说，王不让姜，但以深挚沉厚论，白石却逊于碧山。白石高在清空，失亦在清空。野鹤行云与杜鹃啼血，原来两般情味。叶嘉莹先生论及稼轩词时道辛弃疾是把生命和生活都投注到词的写作之中，质之于王沂孙，又何尝不是？只是两人生活经历不同，对生命的感受不同，而境界不同，词风各异。这相异之处，却是难以高下论的。周济作宋四家词选，将辛王并为“领袖一代”的大家，可说具有批评家的眼光。



《花外集》中所存多为咏物之篇，评家公推此为碧山胜场。咏物而能摄物精魂，碧山确可称为“思笔双绝”，却又不止于此。依我看，以春水秋声新月落叶物情之句，处处有“我”在，方是碧山高人之处。

柳下碧粼粼，认麴尘乍生、色嫩如染。清溜满银塘，东风细、参差縠纹初遍。别君南浦，翠眉曾照波痕浅。再来涨绿迷旧处，添却残红几片。

葡萄过雨新痕，正拍拍轻鸥，翩翩小燕。帘影蘸楼阴，芳流去，应有泪珠千点。沧浪一舸，断魂重唱苹花怨。采香幽径鸳鸯睡，谁道湔裙人远。（《南浦·春水》）

春水耶？碧山耶？物我关合、相融、不分彼此之际，恰便词心所在。曼声挽和，悠韵约住的，正此转圜即逝的瞬间。

“吹皱一池春水，干卿底事？”

却道——“万物总关情”。

《花外集》，吴则虞笺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八年